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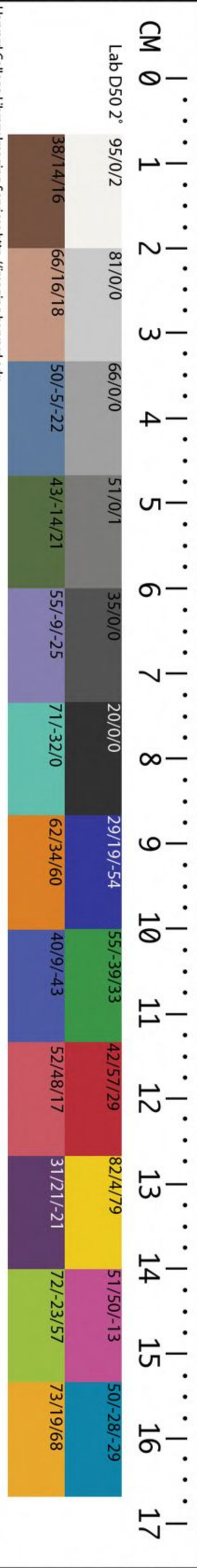
110  
1247  
(5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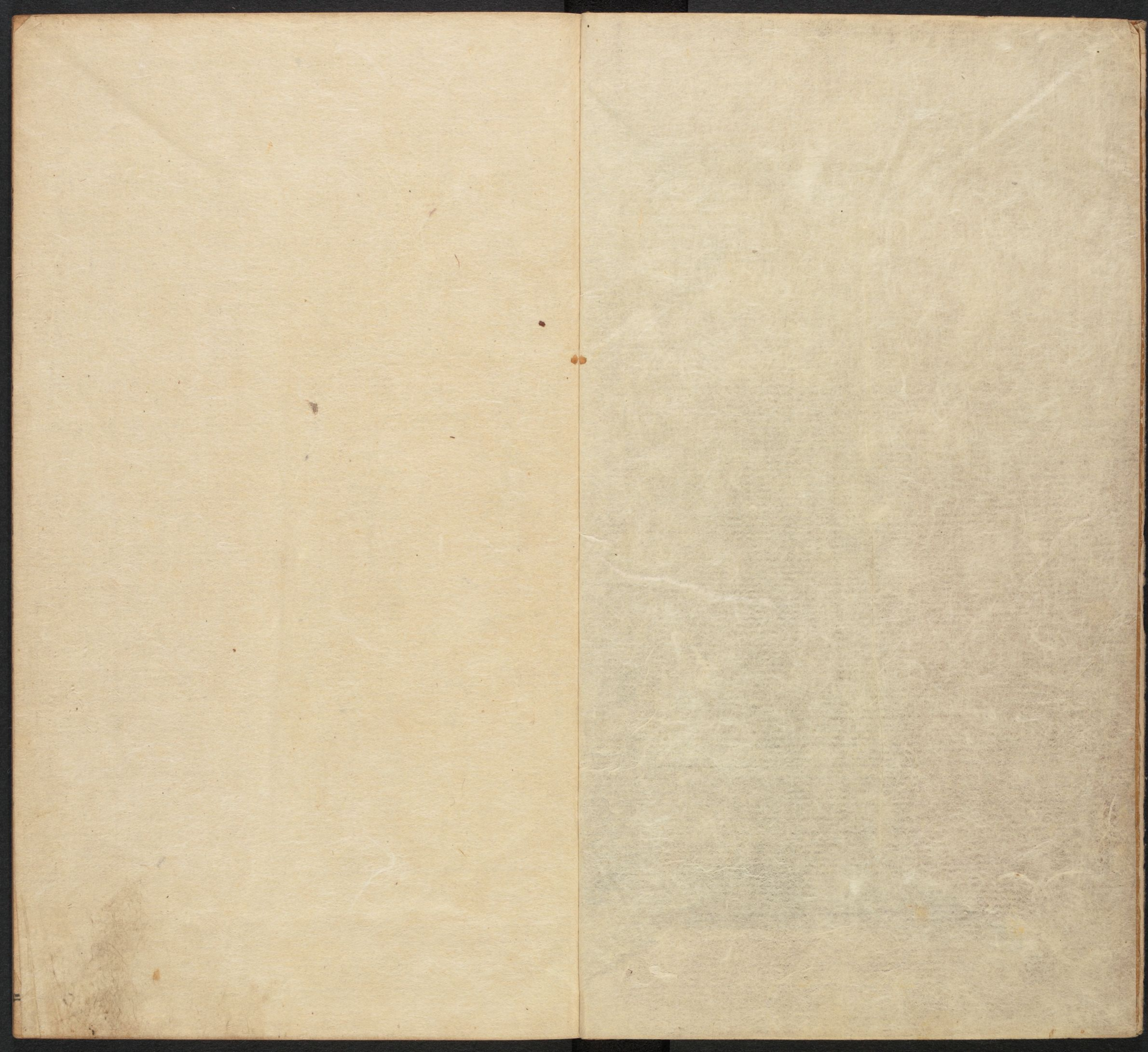
隱公

春秋大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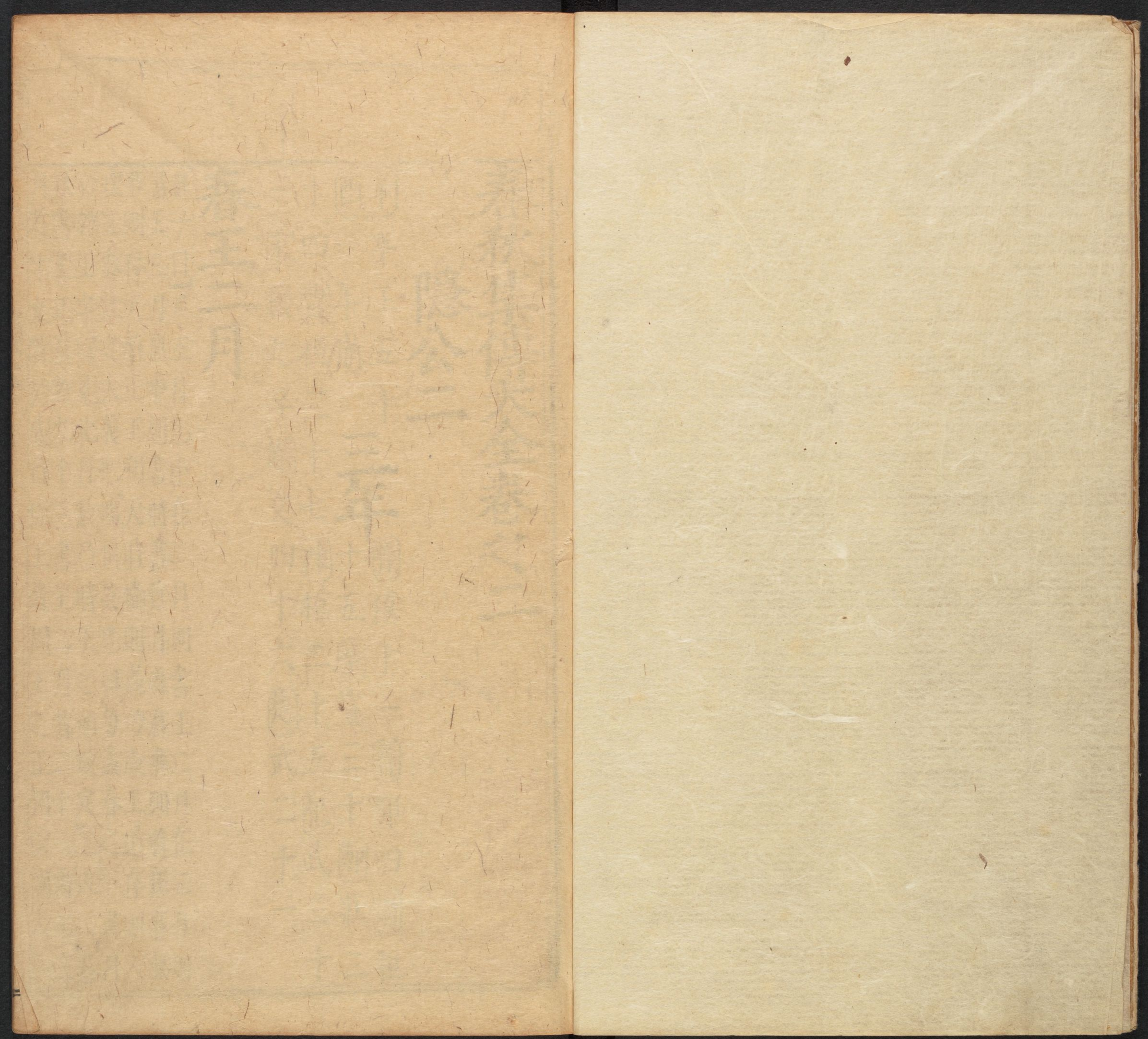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

隱公二

辛酉 平王五十二年 三年 齊僖十一年 晉鄂四衛桓

十四 曹桓三十七 陳桓二十六 楚武二十一 宋穆九卒 秦文四十六

春王二月

程子曰日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三月則  
書王三月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三月則  
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  
理立春秋之大義也臨川吳氏曰每歲春之下書月  
必加王字以見此月數乃時王之所改定王氏曰春  
秋書王正月皆於歲首係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統之義或歲首所書事舊史止書特或例當書時則  
二月五年書春向成聘二月人至之類是也何休乃謂二  
月殷之正月如京三月夏之正月王之存夏敬之王之正朔豈所  
謂大一統耶天無二日之世而存夏敬之王之正朔豈所  
民無二王之義安在邪

# 已巳日有食

集解云書日所以謹其變之書有食之言有  
某物來而食之所以其異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  
言朔或不朔或言朔或不朔或言朔或不朔或言朔或不朔  
也其或日或不日或朔或不朔或朔或不朔或朔或不朔  
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前或失之後失之前或失  
晦日也其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然  
者內於日也食有定數聖人之必書也蓋欲人君因此  
懼脩省知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  
矣人血氣盛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  
害必矣又曰日有食之者更不推求何者

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若道所忘然有常度災而非  
異也星辰辰咬歷亦然河氏曰不言月食之者具形不  
觀也

治曆明時  
前漢律曆註語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曆筭者所  
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  
明時之法也采子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行一周而一度又過一度之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其  
則日一行而一度又過一度之右行於天一晝一夜  
歲而一周而一度又過一度之左旋於地一晝一夜  
半歲而一周而一度又過一度之右行於天一晝一夜  
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復蘇而為朔會則月  
日月之合而為東西同度然北者道則政去日  
之使食是皆自常度矣然北者道則政去日  
能或當食而月常以避陰陰故其速高下必無政  
難或不當食而月常以避陰陰故其速高下必無政  
而食不正相食而月常以避陰陰故其速高下必無政  
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月常以避陰陰故其速高下必無政  
春秋日食必書杜氏曰日而動非行度有六量



不能而食者家氏曰盈縮故有雖交會而有不食者或有頻  
 遇而道有表裏若月日光在裏依限而食者漢以來會者每以百  
 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漢以來會者每以百  
 七十一年有三月一日為一月二會未有頻月交會者漢以來會者每以百  
 漢高祖即位之三月年十月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以頻月食  
 千有餘年未有類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時而變  
 其常茲所以為異也張氏曰於曆應食而春秋不  
 書者尚多則日月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  
 若過以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入限者不必盡食  
 禦海或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盛陰微則下  
 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情焉則天為之隱雖微則  
 不脩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  
 明矣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  
 世遇災而懼之意也龜山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  
 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脩省者謹天戒而已蓋  
 於其常也實錢出納之敬致其不至所以警戒乎故曰  
 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曰  
 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

眾陽之宗人君之表

既云乘陰也

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  
 書之史失之詳畧異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  
 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  
 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  
 婦乘其夫齊侯誘而殺之之應齊侯誘而殺之  
 夫人如莒淫泆不制之應齊侯誘而殺之  
 有夫人如莒淫泆不制之應齊侯誘而殺之  
 君父兵權之應桓三年食有衛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在二五年之二應桓三年食有衛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恣將謀篡弑之應桓三年食有衛州子之應  
 之應文元年弑日食有楚世子商食有慶父叔牙專權  
 年日食有宋弑日食有齊世商人宣公弑君之應赤莒弑  
 其日食有衛孫齊逐君之應晉弑州蒲之應  
 年日食有衛孫齊逐君之應晉弑州蒲之應  
 齊崔杼衛弑喜弑君之應二應  
 弑君買之應二十五  
 弑君買之應二十五















書之不書葬魯不魯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侯不  
 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  
 入應門左古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  
 夫注氏曰秦昭襄王薨韓桓惠王衰經入弔同春  
 秋諸侯之事天子不若戰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  
 至重也天子之喪不得越竟以奔而脩服於國卿

陳晉莊五年冬  
 會齊人陳人蔡  
 人伐衛六年秋  
 公至自伐衛此所  
 謂從兵革征討  
 越境踰時之類

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

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  
 可使入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莊氏曰  
 三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年公如齊二年  
 冬公如晉十四年三月公如齊至襄四年春公  
 如齊至襄四年春公如齊至襄四年春公如齊  
 春公至十一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春公至  
 昭十五年冬公如楚二十九年春公至  
 此傳當有或交好於大國一旬恐誤漏也或會同  
 於方嶽莊氏曰僖十六年會黑壤八年春公至  
 十二年同盟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  
 十一冬會商任二十二年正月公至襄二  
 征討之事莊氏曰莊五年冬會圍許二十九年  
 至襄十八年正月公至襄二  
 齊十九年正月公至襄二

陳晉莊五年冬  
 會齊人陳人蔡  
 人伐衛六年秋  
 公至自伐衛此所  
 謂從兵革征討  
 越境踰時之類

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







桓五年 叔季友 仲遂 宣八年 未聘 天子使仍

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王氏曰宣王時  
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推其餘政特寵異之而尹  
氏疑若漢大將軍霍氏專權於經使後人考或曰不  
名也春秋因其稱氏擅權為害則為鑒可知矣或曰  
之見其累世稱氏擅權為害則為鑒可知矣或曰  
世卿非禮棠棠者華何以作乎詩棠棠者華小序  
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  
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  
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久世授之柄黨與既眾  
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  
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  
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  
受矣薛氏曰先王之制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禮之而不名所以尊其德也世卿之不名也  
魯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界忠官之脩其政而用  
王繼之志周之過且紀王官之世也張氏曰  
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抵而不能忠官之脩其政而用  
終變例書氏以深見平王所以著世卿之不擇賢之由  
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以著世卿之不擇賢之由  
後世之深戒也臨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  
其生也深戒也臨川吳氏曰天子之公卿大夫士  
四十年間惟劉卷之王子虎以嘗同會盟而告二夫  
尹氏以二年崩為諸侯之主而卒去皆非禮也故書  
以示譏曰尹氏為諸侯之主而卒去皆非禮也故書  
為公故曰尹氏為諸侯之主而卒去皆非禮也故書  
其本姓乎如氏特隱公之有改字以義者豈有禮亦  
當如定姓乎如氏特隱公之有改字以義者豈有禮亦  
故諱其姓謂之孟氏卒書之也劉氏曰昭公娶吳  
也特書君氏又曰不足明其為書君氏若曰君母氏  
可矣龜山楊氏曰左氏春秋則書君氏若曰君母氏  
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君氏若曰君母氏  
夫也然聲子而書君氏是春秋義理須當以尹氏為正  
**附錄** 伯怨王武公莊公為周鄭交質王子貳於狐為質



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又周人將畀魏公政  
 四月鄭祭子帥師取溫中質無益也明怨而召行要  
 鄭交惡君子曰信不取由中質無益也明怨而召行要  
 之毛穎蔡蘊藻之質誰能間之錡釜之有明信澗溪  
 水可薦於鬼神焉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仁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昭忠信也  
 采穎雅有行蒿河酌昭忠信也

# 秋武氏子來求賻

賻音附

此來求之始左傳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蓋通于下  
 也何大夫不稱使當喪未葬也武氏子者何也蓋通于下  
 武氏子何也者未葬也武氏子者何也蓋通于下  
 氏子何也者未葬也武氏子者何也蓋通于下  
 使何也者未葬也武氏子者何也蓋通于下  
 正也者未葬也武氏子者何也蓋通于下  
 不歸也者未葬也武氏子者何也蓋通于下  
 也交譏之○程子曰武氏子者何也蓋通于下

官大書之以見天子不供其喪故武氏子遣其子甚微求於

武氏天子之大夫出必皆武氏子也

子書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大夫子未命蓋以仍叔為  
 尚存之也武氏子為卒大夫子未命蓋以仍叔為  
 而子世其官也武氏子為卒大夫子未命蓋以仍叔為  
 世祿之家武氏子為卒大夫子未命蓋以仍叔為  
 云者有父老而助攝行卿則武氏子亦命焉  
 同使尹武氏皆為世卿可伐矣春秋書武氏子亦命焉  
 卿而武氏子皆為世卿可伐矣春秋書武氏子亦命焉  
 嫌或武氏子皆為世卿可伐矣春秋書武氏子亦命焉  
 其父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  
 在王金以王居喪亦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  
 曰王在喪而使大夫求賻罪在冢宰嗣子定位於  
 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  
 聽於冢宰三年



桓十五年天王使冢文來求車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  
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汪氏曰位有  
喪不稱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居喪不發命令則三年之  
喪無不稱矣而嚴君臣之名分也汪氏曰稱王使則  
使則不稱於無王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  
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  
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社氏曰魯不共主  
書以示不敬龜山楊氏曰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  
問罪不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馬則天子微賻而  
跋意不臣可知矣張氏曰惠公之薨宰嚭歸賻而  
平王不臣可知矣刑而遣使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  
能以輔王之喪隱公不奔罪不勝誅為政於王室若  
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耳而人澤斬然矣入  
道之不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高

#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郵孫氏曰春秋之法為上上者無求求之失也  
上者卑之甲之者正其上也與有求也為下者無  
見求見求也曰賻也曰金因喪而天子有求也車  
與求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天子有求於下以  
有求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天子有求於下以  
為失也也車服上所以賜下而天子有求於下以  
制矣

舍與夷而先立寡人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大夫之靈得保君  
首領以沒先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馬也  
公曰社稷不可先君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馬也  
是廢乎先君之先君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馬也  
務乎先君之先君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馬也  
月庚辰宋公和卒公卒之命君義夫曰宣公受命謂知  
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君義夫曰宣公受命謂知  
宜百祿是荷其是謂乎毅梁傳諸侯日卒受命謂知  
子曰百祿是荷其是謂乎毅梁傳諸侯日卒受命謂知







氏不登於史冊所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以前或然  
 周人諱名其赴必不以其名耳春秋一卒而巳可名者侯  
 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者史失之或夷不名者諸侯  
 衆也鳥得不得名其天子等者史失之或夷不名者諸侯  
 以名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  
 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  
 子來朝而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諸侯曰薨  
 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  
 革而不因若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  
 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  
 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禮天子曰崩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宋公諸侯也何以  
 書卒或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宋公諸侯也何以  
 外以別內何聖人畧外以別內夫葬皆稱公魯不畧  
 在國承赴為時君惡其薨名書曰卒夫惡其薨名官

而改書卒猶非良史也春秋以道名分經世之書  
 天子之君名直書而筆削也春秋以道名分經世之書  
 正之亂名實以書之或不諱豈有避時王正猶刑舊史而  
 變亂名實以書之或不諱豈有避時王正猶刑舊史而  
 諸侯也其在生者或在喪則云何會不受命不與其為  
 或以吉禮從征伐或在喪則云何會不受命不與其為  
 臣之狀不亂降之意廣矣蜀社氏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不可不狀不亂降之意廣矣蜀社氏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魯一而書之則後世無以稱薨者非禮也魯一而書之則  
 氏曰穀梁而書之則後世無以稱薨者非禮也魯一而書之  
 使日其世子射姑來朝則曹伯正者日魯禮之稱也魯  
 無則何耶左氏云來朝則曹伯正者日魯禮之稱也魯  
 相衰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盟聘赴州牧朝於天子巡狩  
 生不共患相恤朝聘通焉及通焉苟異方殊州及  
 言同盟則赴以名非也朝聘通焉及通焉苟異方殊州及  
 氏曰同盟則赴以名非也朝聘通焉及通焉苟異方殊州及  
 為公取馬鄭之在鄭也於此故四年則相及通焉苟異方  
 葛六年取長葛八年盟五年知鄭年則相及通焉苟異方  
 中丘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成其冬國伐長  
 亦宋之師鄭又挾齊魯以報宋雖鄭成其冬國伐長  
 後巴馬故公忌馬之君一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











盟至同盟謂同方獄之盟者其生講會周之好其  
 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  
 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用禮職喪  
 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諸侯及諸臣葬  
 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  
 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注氏曰  
 蹕禁人不令入禁所為塋限也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  
 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  
 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  
 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  
 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  
 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有宋

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是葬是討其賊而不  
 葬者也注氏曰如衛拒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  
 而討焉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弑君之迹安得  
 不葬隱公晉栾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  
 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魯葬齊姻親  
 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本皆書葬而春秋  
 制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君弑國  
 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嬖人袁  
 克葬袁公豈能備和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  
 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注氏曰成  
 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魯宋盟會未嘗不同  
 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  
 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胡氏曰宋桓  
 三世不書葬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  
 者治其罪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  
 門之外者矣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年而經不書葬是避



其號而不葬者也杜氏曰吳楚之葬僭忘於禮而不葬僭

不往弱其君而不會汪氏曰滕桓公卒三世不葬是皆僭也

君書卒五世不葬君書卒皆不葬是皆僭也

送欺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亦不使微者往會堂胡氏曰葬非為死者而葬之也亦所以與生者

而助其所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

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

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

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張氏曰宋公爵也其稱公

合請謚於王然春秋自葬桓侯外皆不諱也諸侯

而私諱於諸侯諱於諸侯諱於諸侯諱於諸侯

崩諱於諸侯諱於諸侯諱於諸侯諱於諸侯

君者不諱於王而私諱於諸侯諱於諸侯諱於諸侯

罪者不諱於王而私諱於諸侯諱於諸侯諱於諸侯

於王而諱私諱者非謂其法為之諱諱於諸侯諱於諸侯

必請於太常其得春秋之旨欽又曰經書諸侯卒

者一葬者七十卒而書葬者有九耳○汪氏曰此葬

宋穆公合五月之葬齊桓侯三月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雖使公不可謂葬齊桓侯三月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往送葬齊國無難晉悼公三月而葬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公嗣業諸卿和睦不可謂葬齊桓侯三月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六月而葬謂宋文公始厚葬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而傳謂宋文公始厚葬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葬蓋由魯會被弑故待討賊而後葬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時蓋由魯會被弑故待討賊而後葬而葬書葬魯君奔喪

附錄

左傳無子衛人所為賦頌人得臣之妹曰陳曰











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華

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

國也宗室胡氏曰春秋絕州吁屬籍者宗室公族

知亦公族大夫而絕其屬籍義與此同或曰必若

此言春秋之法非通法矣周公康叔非懿親則政

乎曰尊資然後能親急親者不偏於寵愛其親屬

而無尊資之先也經書季子來歸不以公子之道

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

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

弗禁石碯盡反子忍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

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

在於端本清源汪氏曰正本則末不濁以衛詩綠衣

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

齊公是也汪氏曰按詩朱子傳綠衣乃莊姜妾而

推公母戴嬖大歸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日月乃莊

姜不見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終風乃莊公

暴慢無常莊姜正靜自守故忤其意而傷已之詩

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

而亂之禁公存之禍時妾上僭公夫人失位以見於衛詩

則亂之禁公存之禍時妾上僭公夫人失位以見於衛詩

成於拒公既立之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

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

夫婦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所從生也夫君臣父子

子之謂其行如聖人之意  
書困而不稱字

太史公自叙傳  
下傳有之可同

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董子語見太史公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為人君父者之戒辭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莊公之春秋凡弑君之賊皆名之汪氏曰州吁不得稱  
公先君程子謂州文定謂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故不  
為惡故以罪兼篡弑今霄壤不名侔春秋首絕其族怨  
而自動於大惡者又刑也通諸史必皆稱公族而  
輕以弑之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舊一經弑君者二  
名削之世子弑者三楚商無臣蔡般許止公而  
有五稱世子弑者三楚商無臣蔡般許止公而  
晉三稱國者四陳鄭歸生楚齊無臣蔡般許止公而  
親有君之尊位其不待國者各一陳五稱氏稱萬名  
致之君父窮凶極惡不待國者各一陳五稱氏稱萬名  
惡之與氏寧者兩致其下萬世有以公而子者  
謂見其氏天屬之親而反為罪亦不可掩矣君之  
過任之太重重以至於亂其罪亦不可掩矣君之  
以弑國者謂人多以行無道於民上為不可掩矣君之  
故稱國者謂人多以行無道於民上為不可掩矣君之

#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而三綱人則操刃為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於其國人則著當國執政大臣之稱而所以為  
國大則臣之所執則必由其大臣之稱而所以為  
則保身者君之賤也稱盜則匹夫之微刑人至於  
克非闕之君也稱盜則匹夫之微刑人至於  
又於天間比故也稱盜則匹夫之微刑人至於  
不容於地之於大惡豈非古而代也  
曰穀梁謂以國於大惡豈非古而代也  
云弑而代之子商嫌也弑而代也  
人豈非弑而代之子商嫌也弑而代也

此書遇之始在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  
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不羊傳之  
爾也志相得也○君要之也○諸侯相見而  
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  
遇也杜氏曰清衛邑○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  
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曲禮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禮曰自若及期在期日之前也遇有遇禮

遇者尊次之期杜氏曰遇者二國各簡其禮若道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宋子語言草草不成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趙氏曰簡禮而會曰遇啖氏曰遇禮不同時雖非相或因而從簡易以遇禮而相見茅堂胡氏曰古者諸侯或相因而朝觀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途必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遇周衰諸侯有放恣出入無期度亦私謂之邂逅非矣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歷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注氏曰此年遇齊清並二四年遇防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宋衛遇垂並四年齊陳鄭遇垂三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

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以君相見之禮也杜氏曰國君之出必旌旗之識使人厭然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各逞私欲奔走道塗之間若匹夫然非先王之法也張氏曰春秋因事而書以隱非之問凡六書遇自閔以後之禮襄陵許氏曰隱非之問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汪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會素無期約如伊尹遇汝鳩汝方孟子遇宋牼於石丘是也公說釋名義皆謂不期而會者春秋諸禮也先為之約未及期不為期而會者春秋諸禮也為之約而公簡禮相會者春秋諸禮也公孫齊而公年記其以遇者禮相見則侯之未及期也或私昭遇耳然桓公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則非禮也且不至者桓公十年諸侯因衛侯于桃丘弗遇則非禮也致聚乃行義春秋之期詐尤甚矣自欺耳愈下風俗之偷良於期而不至則欺詐尤甚矣自欺耳愈下風俗之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相得遂云爾公羊又云為







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

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

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

者首狐突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馮出居鄭之後而後以穆公不立已為仇及是衛州吁

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以除子馮之害故宋率陳

蔡以同伐鄭夫宋求外好鄰國於穆公而自定而馮無

心正當脩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馮無

所同其隙矣况州吁逆賊內懷則見討之懼而欲納

交傷公苟名其為賊告于王而討之則一卒而君

使宋國之人倫定今乃怵於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

# 秋暉帥師

於此後也汪氏曰即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於蔡  
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共戴天今考魯  
人子謂小序談州吁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今考魯  
朱子謂小序談州吁黨惡而忘不共戴天今考魯  
衆仲不目其元兇大憝而無禮阻兵安忍蓋若  
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暉許歸友

此大夫會伐之始請以師會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師公帥師疾之也請以師會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曰公帥師疾之也請以師會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稱公帥師疾之也請以師會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詭乎隱公謂隱公曰吾使脩塗喪吾將老馬公說子  
矣聞乎曰然則於吾謂桓曰塗喪吾將老馬公說子  
也桓曰然則於吾謂桓曰塗喪吾將老馬公說子  
何也公之也然則於吾謂桓曰塗喪吾將老馬公說子  
辨之宜早故去其公之子隱公不強惡辨非一故及禍



坤初六爻辭

集解公作人  
按氏作公

按在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薛氏曰師與而後許固請而行之薛氏曰師與而後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之薛氏曰師與而後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之薛氏曰師與而後

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程子曰天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程子曰天

由積而成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於辨程子曰天

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程子曰天

之於早故天君子之惡無由而成程子曰天

常以陽為君子之明為小人易言程子曰天

甲初爻故坤之初六為象為厥霜蓋霜者明見於乾程子曰天

始凝陰盛則水凍而為水極盛而為堅冰程子曰天

陰主殺故弑君者不善之積自微至宋公來乞師程子曰天

者亦猶微陰漸積而至極盛也程子曰天

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程子曰天

義也輩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程子曰天

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考其植根膠固難御程子曰天

於異姓之卿况輩已使主兵而方命乎程子曰天

而不行也程子曰天

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程子曰天

公子以謹履霜之戒程子曰天

孫僑如皆不言帥師此特言帥師輩弑隱者專將程子曰天

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程子曰天

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程子曰天

師則輩專兵可知族之誅也程子曰天

曰不稱公專兵可知族之誅也程子曰天

隱世去其族以正其弑也程子曰天

子之去其族以正其弑也程子曰天

於魯事者其與桓同惡也程子曰天

皆去族也程子曰天

溺為貶無駭未賜族如傳無說則輩溺可以在傳以無駭程子曰天



言之無駭可以暈溺言之或謂暈本再命大夫其  
 後桓公立進為三命始書氏則今考公子不當賜族若  
 孫仲孫乃氏也若曰未賜族則公子不當賜族以諸  
 侯之父字為氏桓子公稱之子稱公孫公孫之賜族  
 王父字為氏桓子公稱之子稱公孫公孫之賜族  
 命卿據經則兩帥稱會伐薛侯無駭卒而請謚非  
 族勝薛爭長而公使請於薛侯命卿非命卿不可通  
 若無駭為司空則亦為命卿矣特命卿義不可通  
 惟先秋書內大夫而會者八暈弱皆貶爾廬陵李氏曰  
 春秋父橋如叔豹叔老隱之無罪故終隱之篇貶之  
 說公殺以為暈有弒此理故胡氏從之也獨貶暈之  
 暈未弒帥而先貶暈恐無此理故胡氏從之也獨貶暈之  
 有言帥而先貶暈恐無此理故胡氏從之也獨貶暈之  
 之家有弒而先貶暈恐無此理故胡氏從之也獨貶暈之  
 若者矣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之師敗萊徒兵取其禾而還程子曰宋公

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大矣二國  
 情怨而他國典之同伐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其  
 再伐妄也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暈帥師  
 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  
 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暈  
 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  
 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  
 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  
 亂臣之法嚴矣永嘉呂氏曰州吁弒君之賊未能  
 夫子沐浴之意率諸侯以討罪人可也今也御逆  
 賊之謀脩一帥會之怨合四國以討罪人之勢蓋張  
 帥而暈又帥師會之亂臣之筆賊子之勢蓋張春秋  
 帥師而再序四國聖人之亂臣之筆賊子之勢蓋張



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  
於文以同文為猶未也於而變至不足於變文則討書也  
是公之子初而君之大夫伐鄭人秋心焉不若君猶於  
有天之下大惡也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人秋心焉不若君  
甚矣書曰宋公也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人秋心焉不若君  
宋公陳侯蔡人衛侯伐鄭人秋心焉不若君  
言以見焉特罪惡之法不嚴矣張氏曰復書之秋心焉不若君  
以反覆其痛宋之失計不可勝誅既叙亂之重國者秋心焉不若君  
視臣弑其君之變夷狄禽獸所不為者而常以無辜  
未親魯宋淪胥繼亂卒者於此當知之為人視者而常以無辜  
扶天理之深旨汪氏曰春秋盟一經書聖人視者而常以無辜  
五僖五年會盟首止九年會盟葵位美也此復者世有  
鄭襄二三年會盟平立惡也  
昭十三年會盟平立惡也

#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音日

在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桓公方有寵於王子石  
觀若朝陳使請必可觀曰陳桓公無能如陳石  
于陳曰衛國禘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於衛九月  
使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碣而惡州人何討  
石厚親其君之子謂乎公羊傳其州何討賊之  
義梁傳稱其是謂乎公羊傳其州何討賊之  
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程子曰稱之何討賊  
國殺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程子曰稱之何討賊  
水名張氏曰在曹衛之間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眾詞也茅堂胡氏

經中一字徧施於諸例而義不同者惟人字爾此

說而稱人知然者伐鄭之後公孫文仲為宰將

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

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碣反七略謀之

集解云責文仲不  
以州吁為救逆之  
賊而反從其令  
故人之猶常身  
非至將之所為也



右宰官名衛大夫配其多按夫人之夫恐又按集解云夫人謂象人

而使右宰醜蒞也變文稱久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禮記檀弓臣弑君凡在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之法亂臣無尊卑皆得殺而其罪無赦宋子曰春秋之臣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故曰眾詞公羊子曰稱久者何討賊之詞也何氏曰明國也范氏曰有討之所以廣忠孝之國之皆欲殺之趙氏曰此作亂自君之罪者則舉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氏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廬陵李氏曰春秋討賊書人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微舒樂盈良霄是也樂盈良霄例六州吁無知陳佗微之臣故書法同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亦非以罪故不臣其為賊而商楚人弑君而齊人殺之不得例於討賊者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討賊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蔡般弑父而楚子殺之亦不得例於討賊者為賊而弑之也其義是矣于濮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即討乃令至濮衛人失賊而曰著

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曰稱國稱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一時而無間於尊卑又使亂臣賊子雖竊發於討賊而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也陳氏曰討賊而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也陳氏曰討賊而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也人得書夷狄不得書苟不能討雖微者得書也陳氏曰討賊而天下之大義也苟能討雖微者得書也以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於討也非七年異國曰不書衛石碻殺州吁者討賊者公法也衆望所同也書石碻則是一人言之私討而公法不見其從衆之賊為事也汪氏曰宋萬之弑言衛國猶有不能討之執州吁而求賊于莒皆賈賂而後此陳營之陳慶父然陳乃衛拒之毋家而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











軌物者不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必章物采  
 謂之鬼物不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必章物采  
 春蒐入而旅歸而飲至以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敗也故  
 兵列順而旅歸而飲至以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敗也故  
 等骨順而旅歸而飲至以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敗也故  
 牙骨順而旅歸而飲至以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敗也故  
 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陳之射官司之制也若君夫  
 不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而射官司之制也若君夫  
 不從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而射官司之制也若君夫  
 何以書談何哉爾遠也公易為遠而觀魚也傷伯稱疾  
 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也者何美大之視非也常曰也棠  
 何濟上之邑也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也常曰也棠  
 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早首之視非也常曰也棠  
 正也程子曰高平非王事民事不遠出也公視之非禮者  
 道也杜氏曰高平非王事民事不遠出也公視之非禮者  
 魯侯現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唐亭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  
 放于琅瑯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  
 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左昭十年維德  
 而不能自克之

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  
 歛而助不給也朱子曰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  
 無事而補助之者而不敢無事慢游以病其民也之所  
 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汪氏曰朝  
 方嶽王事也春省耕秋省斂民事也蘇氏曰天子  
 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隱公急棄國政觀魚  
 非事者可謂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  
 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  
 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  
 也張氏曰昔蓋戒雍曰傲戒無虞罔天法度罔遊  
 于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  
 天攸若蓋執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非  
 治人一或惟耽樂之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為德隱  
 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為德隱



國子民之道春秋持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理遵法  
 以隱公為戒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當循理遵法  
 命漁師始魚先薦寢而隱公蓋非為宗廟嘗魚之  
 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周公往觀之特為遊觀之  
 樂爾汪氏曰月令當嘗魚之時况二伯之言曰實非  
 則肉不登於俎則君嘗射魚而往山林川澤之實非  
 君所及則隱公決非常事得禮而往明矣苟隱公之  
 為嘗魚及廟則為遠境肆禮而往明矣且天王之  
 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以鄭人刑遊其罪何所逃哉  
 附錄 王使尹氏武伯助之翼侯奔隨

# 夏四月葬衛桓公

在傳 衛亂是以緩殺梁傅月葬故也程子曰稱桓公  
 不見國於婦人諡也魯性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  
 忠不於婦人諡之為諡知手魯子易簣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  
 衛亂是以緩殺梁傅月葬故也程子曰稱桓公  
 後討賊十月五日而後克葬而魯往會故

書則曾史無由紀其葬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  
 賊討矣汪氏曰弑而臣逆人道之大變送終臣子之大  
 盡謚者行之迹范氏曰謚者討其賊則送終之責始  
 名所以勸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  
 善而懲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法謚  
 辟上服桓列爵惟五皆五年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  
 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諸侯初立喪畢則制  
 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歿則臣子請於王  
 而賜之謚今衛桓公謚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春  
 秋罪自見矣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  
 歿於婦人之手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男  
 男子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











禮也。霍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非禮，尚以疑之。故別宮，非與之。考者始成而祀也。禮曰：初獻，則見前此八佾。考者始成而祀也。禮曰：初獻，則見前此八佾。考者始成而祀也。禮曰：初獻，則見前此八佾。

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妻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嫡音

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去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杜氏曰：諸侯無二嫡，惠公欲以仲

宮也。家氏曰：隱欲諫回於桓，故為其母之志。公之祭，必庶子始立，而後其母祭。宗廟也。今桓宮未為君也，又

志耳。夫禮必庶子始立，而後其母祭。宗廟也。今桓宮未為君也，又制循其制，常不書非制之。立於廟，於是乎書。若曰：公

妾，廟例。陳氏曰：古者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附於女。君別廟，非禮也。穀梁曰：禮庶子為

君為其母築宮，使公之子主其祭。於子孫於孫止。何休曰：禮妾，廟子死，則廢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

不世祭，是也。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矧子未君之立，廟乎？故因其來，賜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賜，因其

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眾妾之分定矣。注氏曰：不稱謚，不稱夫人。隱公攝讓之實，辯

矣。注氏曰：桓母非夫人，則隱公攝讓之實，辯弑之罪，昭矣。注氏曰：隱欲與桓，乃謀之也。桓公篡

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未人也。注氏曰：據文，姜氏葬，稱小君。如齊及薨，存不稱號

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注氏曰：諸侯妾，母祗風而後，妾不稱夫人。及小君，然亦褒成。因敬，肅齊婦

桓公之事詳元年傳



之例而稱謚矣夫人且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  
不當別有謚而况妾乎且宮廟而君終則及非常乃書  
書氏曰穀梁云庶母常事不書而君終則及非常乃書  
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禮也禮記稱庶子未為君  
姑乃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記稱庶子未為君  
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記稱庶子未為君  
女君之妾也亂也孟卒則不為也先禮也君之妾也  
防之妾也安也世追尊之妾也皆乎隱公以祭仲所  
君之妾也安也世追尊之妾也皆乎隱公以祭仲所  
人之特書以著後世也尊之妾也皆乎隱公以祭仲所  
皆以特書以著後世也尊之妾也皆乎隱公以祭仲所  
宮室桓宮則書宮則書宮則書宮則書宮則書宮則書  
室屋壞則書宮則書宮則書宮則書宮則書宮則書  
拒宮榑過後非作世室武亦宮不書合禮則不書  
書取部鼎納于太廟於太廟於太廟於太廟於太廟於  
太廟取部鼎納于太廟於太廟於太廟於太廟於太廟於  
凡易世先君之廟得禮人皆不書也○列氏曰穀  
曰考者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  
經當曰考者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成之也  
矣所陵李氏曰書宮例武煬言立此不言立者何

考

# 初獻六羽

氏以武為非禮故特書立此不言立者得變禮  
其說非是蓋因考宮而書則別立之罪自見矣

存傳九月者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  
曰天子用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初獻六羽始  
音而行人也公羊傳初者何也初者何也初者何也  
用六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六羽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何也  
奈何天子稱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孫諸孫諸孫諸孫  
天子稱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孫諸孫諸孫諸孫諸孫  
稱伯子三子男公稱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孫諸孫諸孫  
何以三子男公稱諸公諸侯諸伯諸子諸孫諸孫諸孫  
之相與乎此內諸公猶可也於此乎天子稱諸公諸侯  
曷為始乎此內諸公猶可也於此乎天子稱諸公諸侯  
梁傳初始也穀梁子曰樂矣天子稱諸公諸侯諸伯諸子  
侯四伯初始也穀梁子曰樂矣天子稱諸魯諸侯諸伯諸子  
諸侯皆用初獻也穀梁子曰樂矣天子稱諸魯諸侯諸伯諸子  
魯不用天子禮樂而用周禮也穀梁子曰樂矣天子稱諸魯  
故不敢同群廟之郊席為周也書初獻見前天子用之  
禮也



樂之過也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

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

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曰佾也。佾之言

列，八人為一佾。佾之言，佾也。武舞，執于其中。杜氏曰：每佾八人，執一羽，不

言六佾，佾之言佾也。武舞，執于其中。杜氏曰：每佾八人，執一羽，不

言六佾，佾之言佾也。武舞，執于其中。杜氏曰：每佾八人，執一羽，不

言六佾，佾之言佾也。武舞，執于其中。杜氏曰：每佾八人，執一羽，不

言六佾，佾之言佾也。武舞，執于其中。杜氏曰：每佾八人，執一羽，不

言六佾，佾之言佾也。武舞，執于其中。杜氏曰：每佾八人，執一羽，不

言六佾，佾之言佾也。武舞，執于其中。杜氏曰：每佾八人，執一羽，不

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

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杜氏曰：魯唯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念用而公遂因仍，替而用之。注氏曰：祭統成王追







按在氏宋人取邾由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原手鄭之上宋氏曰邾序鄭上著其為兵首所以罪乎曰邾不見侵於宋當告之天而王請之方伯宋因彼之威復已之私春秋所不與也是故邾為首鄭次之鄭以伯爵之國而序手邾之下亦所以貶也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諸侯堂胡氏曰則名正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勅之變也汪氏曰會盟則先主兵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征伐則先主兵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堂茅堂胡氏曰事也春秋之所重故雖將卑師少亦書于策而曲直之辭其文可見汪氏曰左傳云鄭人以王師

之宋入其郭而經序邾為首不書王臣蓋謂莊是時為王卿士故檀與天子卿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也

**螟** 音冥

也災始此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救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書螟書蟲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音食節曰賊食根曰蠹莫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上螟螽害稼去

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薛氏曰異天之變也災人之省消災變之道也宋子曰書山崩地聖人以是為震蟲螟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國之大事也故書宋氏曰宇宙之內一事之端其旱蟲螟告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東十二

書五子之政曰民惟邦本  
 鄰善且以民為天  
 民以食為天  
 小雅大田篇云  
 去其螟螽及其  
 蟲賊



年冬冬蝻註者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  
災而託於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蝻螟之旨哉  
莊氏曰春秋書蝻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  
之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蝻者十而桓文  
襄四公之世各一宣公之世者一書蝻者三而  
書蠧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弒兄得國  
而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蝻螟水旱饑饉之災  
比歲相仍仇不知恐懼脩省以消天變聖人備書  
為後世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  
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  
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宋鑑神宗熙寧五年御  
史張商英言刑部立法  
應蝗蝻為害須俟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  
欲於此時恐懼脩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  
晚矣王安石曰條貫已令轉運司申奏安撫司有  
何限令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葬之加一等葬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  
也先君之也大夫也

林昏諸侯稱同  
姓大夫曰伯父叔父  
有憾言諫觀魚  
不聽有恨於我  
故不為其志  
分善傳云君見異  
葬昭聞異葬所傳  
明異葬說見元年  
蓋師卒下

按左氏臧僖伯卒僖謚伯字汪氏曰僖伯以先公  
陳桓未卒而稱陳桓公有寵於王高氏曰其子臧  
孫達嗣是為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  
政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  
等杜氏曰葬者臣子之事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  
非公家所及故不書葬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  
傳聞之世也何氏曰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與父  
時事也所傳聞之世謂隱桓  
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  
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  
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疾不  
也謂得賞旌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



管子曰 齊桓公之 郭問父 老曰郭何 故亡以 甚善惡 惡也曰 君子之善 賢君也 何至亡 父老曰郭公善不能 用惡而不能去所 以亡也

# 宋人伐鄭圍長葛

與郭公善去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宋嘉陳氏曰殺梁云隱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子皆以君待之然其生也稱公其歿也稱薨魯之臣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尔

此書圍之始左傳以報入郭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父之侵也後不踰時戰不遂奔誅不填服苞人伐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莊氏曰明年冬書取長

經年也知圍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高氏曰圍

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貶之也張氏曰宋殤以郭圍其已之故報怨於郭甚也臨川吳氏曰前書莒人伐把取其暴虐阻一加之兵之甚也臨川吳氏曰前書莒人伐於國不言圍而取之難故圍之經年乃能取陳氏曰伐國不言圍菟圃不書至二以前則書之僖十八年邢二初猶以年書楚人為重也蜀杜氏曰春秋書圍四之也廬陵李氏曰伐國此為首書伐書圍四長葛伐宋圍緡皆著其暴也齊侯伐郭圍新長葛以著其無貪地之心被伐圍邑亦四何也趙子曰內事詳故悉書外

甲桓王六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子桓三年曹桓四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一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十秦文四十九九楚武二十四



杜曰平和不盟

# 春鄭人來輸平

輸在作渝

在傳更成也 羊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則曷為未成敗矣吾與誰人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魯與鄭舊脩好道成也迫於宋衛遂與之不果成也程子曰魯與鄭舊脩好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故鄭來絕交渝平變為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沙隨程氏曰輸我無欲平之意而輸其平也輸謂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怨如求彼也輸今悉刻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怨如地

故曰和而不盟曰平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 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

八年傳云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

杜

狐壤止焉獲故言止 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

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孫氏曰鄭來輸誠於我平四 五年鄭人伐宋入

其郭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

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高氏曰曰

挾也 汪氏曰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為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

後此鄭伯使宛來歸枋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郕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



結乃敗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  
 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  
 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  
 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  
 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宋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  
 張氏曰謂莊之納平為合黨敵宋計是以防其源也  
 已許和於魯繼以納平為合黨敵宋計是以防其源也  
 入許之言權與魯隱亦入其術中而不悟也永嘉  
 氏曰言來輸則有自原損之意則豈誠敬魯哉亦  
 豈誠畏魯哉亦豈誠欲與魯幸其有可難之隙於  
 之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可難之隙於  
 屈損以求成耳陳氏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為  
 黨齊則為一黨今則先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

交自此以後魯合於齊而離宋魯之交矣平不  
 書必開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明年宋陳及鄭平  
 七年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一年及  
 平書及鄭平及齊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一年及  
 合書及鄭平及齊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一年及  
 平者兩國約不相背云爾四年伐鄭平果成皆非也  
 有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生氏作渝平蓋字誤矣  
 子曰鄭人來渝平舊盟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  
 來渝平謂愛渝舊盟也從新好也公穀作渝平胡  
 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也言輸則渝平義  
 自在此其中如秦求平也云云慶輸盟刺若字義則  
 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盧陵李氏曰輸平三傳  
 不同公羊以爲此即言狐壤之戰諦敗獲而書輸  
 平已為無據較繁以爲言魯舊典之戰諦敗獲而  
 與後日歸枋會鄭之說本杜氏納睦之心而深為  
 魯與鄭有舊怨之說本杜氏納睦之心而深為  
 氏蓋刻莊之納成非有講信脩睦之說本杜氏  
 黨敵宋之計是納成非有講信脩睦之說本杜氏  
 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憚屈已求和於魯亦  
 一變而為取却取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五胡氏  
 輸平者惡鄭之取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五胡氏











致天人之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汪氏曰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自聖人以下不能體乾之  
 四德毫釐有差則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  
 變應之宋神宗時王安石言水旱常數堯湯所不  
 免王堯言天象既如此必至於用兵亦天數也此  
 皆人臣不能諫人君敬省以至於天戒蓋  
 不通春秋之義而以為天人異致故也

#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作秋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父也  
 不志此其志何久之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且  
 周矣甚虐民先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則  
 其代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皆罪也宋  
 繫即舉伐者因上伐圖取也

宋人恃疆圍邑父後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汪氏曰  
 日彼此皆列國而伐之以圍其邑是恃強也圍之  
 期年是父後也環而攻之是用大衆也

取之是取非所有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禮  
 也自書而罪自見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禮  
 馬則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質害  
 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亂鳥獸行則滅之  
 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禮記五國以爲屬  
 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國以爲州  
 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有伯  
 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  
 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  
 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章欲  
 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已心馮而  
 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  
 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

隱公三

乙桓王七年齊僖十五年 晉哀二 曲沃武公

丑莊二十八年曹桓四十一 陳桓二十九 杞

武三十五年宋殤四 秦文五十 楚武二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兼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程子曰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姊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姊歸不書憫其無終也

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見公羊傳莊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



莊三  
月紀  
鄭  
鄭  
年春  
叔姬歸子

室亂源也汪氏曰同時而行則妃妾之名不紊今

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

書也汪氏曰春秋常事不書非禮之常而書之者

歸起于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蘇轍字子由

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茂德也

小國無大夫茅堂胡氏曰小至於接我則書汪氏

年書紀侯綸來逆女莊姬二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

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

而歸于鄭以金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

之法也何氏曰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

竟婦道故重錄之高氏曰婦亦書歸獨處隱約

降于汙汙皆曰嬪張氏曰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

終不忘綱之五廟雖細侯卒而歸于鄭以奉宗祀

未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汪氏曰費達謂

隱公厚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婦嫡之禮

又云細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計其多不

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寵嬖妾媵蓋多不

媵矣夫子作筆之錄苟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以為

近之矣安可以史官一垂勸戒則以為嘉其賢者或

乎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春秋萬世之法

馬嵬之起為周才人冊諸王妃法不當書而朱子書

# 媵侯卒

在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不稱名故

則赴以名告終稱也

傳何以不名微國也

曰世子長曰君秋道也其不正者名也程子曰不名

春秋



史闕文也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汪氏曰國小而慢之是弱其君情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汪氏曰公如晉葬景公襄一十八年公如楚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象自見矣茅堂胡氏曰人之所以為人無人道

# 夏城中丘

林氏曰中丘魯邑

何以為人如滕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下卒而不葬也何又親東后則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也爾卒自外錄不葬非外也汪氏曰責魯不葬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若之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按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况滕國也穀梁謂狄道也不葬非內也汪氏曰盟薨則赴以名於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若之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已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按附庸及真夷狄皆有名况滕國也穀梁謂狄道也弱豈無名乎

以書土功之始在傳書不特也公羊傳中丘者河內之邑也城中丘何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保民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保民也也程子曰春秋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與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象則知



之先後輕重矣杜氏曰中丘在瑯琊臨沂縣東北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

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

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為罪矣莊氏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廐三十一年

新作南門文七年城即五年城費五年城祝丘莊三

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即五年城費五年城祝丘莊三

十二年築臺于薛七年城即五年城費五年城祝丘莊三

陽四年城而費皆以夏莊元年築淵五年城祝丘莊三

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園

皆以秋是時也夫去內修德政以為保民之

本而勞民於守國之末如桓公懼齊討而浚洙文公既取

須句備和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欲叛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晉而城即襄公臨南遺之外偏而浚洙文公既取

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張氏

公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與役事無故之工築妨

農害民春秋深訊之臨川吳氏曰君之資於民者







左襄子一年吳  
子死有母弟則立  
之身之則立長年  
釣擇賢交釣則  
上古之道也  
僖母弟即其  
子年之子母知  
也見桓公  
桓十四鄭伯使其弟  
語未盟

成十衛侯之弟累  
皆帥師侵鄭  
周書康誥文  
襄子年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  
公谷作光  
昭十九年秋盜殺  
衛侯之  
兄繫音執  
弟元年夏齊伯  
之弟鐵出奔魯  
東十年宋公之弟  
辰出奔陳

非以同母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  
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  
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  
寵任之過也杜氏曰凡聘皆使卿執王帛以相存問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  
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盡出奔書歸而稱兄弟  
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  
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謂母弟者蓋緣  
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謂  
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  
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棄公結之遂成  
篡弒之禍注氏曰齊侯不愛其弟也故聖人於  
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師帥

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天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書康誥蔡氏傳天是猶天明尊卑井然之  
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元  
相賊也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陳  
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天盜殺衛侯而稱兄  
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  
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  
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張氏曰親親之  
祿非資則不及以政齊僖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  
鄰國一使之愛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失政  
無知篡弒之禍至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  
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計始於  
僖公之不早辨也汪氏曰夫子作經雖不逆計其  
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過特書弟以貶焉使後







集解云如存桓  
公伐楚  
茅不貢  
酒其  
者也  
則楚  
傳曰左僖十  
年里克

人何罪可聲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  
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  
和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  
而自見矣張氏曰夫和亦小人和矣而此周而宋鄭則  
見書為宋而忘宋之盟注氏曰春秋一經魯君大  
夫與和特盟者五與諸侯及大夫朝者六會者十與  
諸侯及大夫會者十與大夫朝者六會者十與大夫  
伐者如公及者一會盟者十與大夫朝者六會者十與  
戰者如公及者一會盟者十與大夫朝者六會者十與  
乃與者如公及者一會盟者十與大夫朝者六會者十與  
終此年伐和交乃與之終和之事始魯不為不敬而魯  
子來乃與和交乃與之終和之事始魯不為不敬而魯  
之觀而罪自著矣

### 冬天子使凡伯來聘

此王聘之始程子曰居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  
不修臣我而聘之非王體也杜氏曰凡伯周卿士凡  
國伯爵汲部共縣東南有凡城汪氏曰凡伯周卿士  
公之胤詩板與瞻印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至

###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以戎患之始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楚丘以公卿凡伯弗  
實冬王使凡伯來聘初戎朝于周發幣于楚丘以公卿凡伯弗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大也此聘也其言伐之者何與夷狄  
也執之中國也其言伐之何大也此聘也其言伐之者何與夷狄  
之子也夫也國而曰伐此也穀梁傳凡伯者何與夷狄  
之命也夫也國而曰伐此也穀梁傳凡伯者何與夷狄  
之也楚丘見其衛之邑也戎者此為天子之使也  
衛之地也夫也國而曰伐此也穀梁傳凡伯者何與夷狄  
伐之也夫也國而曰伐此也穀梁傳凡伯者何與夷狄  
之罪也夫也國而曰伐此也穀梁傳凡伯者何與夷狄  
濟陰城武縣西南



秩官掌爵秩者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薛氏曰  
 兵劫之便與董子曰執天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  
 子之使與伐國同罪楚丘衛之患蜀杜氏曰凡伯過衛  
 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衛不當使及於誰况  
 又不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張氏曰  
 能乎左右之而為之以者亦所其左右政周之秩官  
 凡言以歸者多責其降服而事讐也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同寇詰  
 姦佃人積薪大師監燎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  
 朝聘者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  
 於境小司徒小賓客野修道委積注小賓客諸  
 候之使臣小司徒寇大賓客野修道委積注小賓客諸  
 姦人甸師率其徒以薪蒸役內外費之卡除其貴  
 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處生於王吏則皆官  
 正泣事汪氏曰致了之使過諸侯當候在鍾今凡

秋滅衛見閔年

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  
 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於國風見衛不  
 能脩方伯之職也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  
 方伯連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  
 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  
 之討方伯連帥復不能為王敦愷春秋書之以見命  
 周室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也注氏曰齊之戎朝  
 于天子微弱夷狄慢上諸侯無王也注氏曰齊之戎朝  
 特小過耳今王臣銜天子貌加之命聘於望象胥之戰  
 戎報私怨以命如勿朝而已美不念天子之命乎苟  
 不念天子之命乎苟  
 視王臣之命如勿朝而已美不念天子之命乎苟  
 此書戎伐非以其執詞而去救患尊君之義安在哉  
 凌虐王人是橫行中國不特無天子之率兵徒之眾  
 矣經之書伐本非與其討罪何况戎乎後亦無諸夏  
 之世單襄公聘楚而假道于陳則微弱王益甚與滕  
 苦小國無以異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王聘魯比



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伯南季仍子家父皆不  
過大夫之尊而聘桓下聘禮益瀆矣隱倍之得聘猶可也  
宰糾而聘桓曰伐以季子而聘宣矣倍之弒矣○談氏曰  
公羊曰其曰伐滅入豈皆大之乎穀梁曰我者衛也  
書我狄侵伐曰滅入豈皆大之乎穀梁曰我者衛也  
若實掩惡何陳及鄭平如忘辛巳及陳侯謂妻之陳不  
附錄左傳陳及鄭平如忘辛巳及陳侯謂妻之陳不  
賴盟矣申及鄭伯盟如忘辛巳及陳侯謂妻之陳不  
伯許之乃成昏

丙桓王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  
寅五年卒衛宣四鄭莊二十九曹  
桓四十二年陳桓三十杞武二十六  
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林昏垂衛地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  
遇者志相得也程子曰宋公與齊侯相見地大丘成  
好魚諸侯相見也魯禮故善曰遇鄭之深故與鄭卒不  
也張氏曰垂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丘  
春秋之所謂惡也高氏曰殤公以謀不終圖而宣公以  
圖馮矣州吁誅宣公以立焉不可不終圖而宣公以  
之從否故宋不衛遇垂以謀不終圖而宣公以  
謀人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為春盟也蓋垂之謀也  
年廬馬陳氏曰垂之遇左氏以孫滑宋之怨也鄭因於  
齊欲平之蓋鄭之怨也左氏以孫滑宋之怨也鄭因於  
而不及鄭似有年然鄭之怨也左氏以孫滑宋之怨也鄭  
則宋及鄭似有年然鄭之怨也左氏以孫滑宋之怨也鄭  
齊僖亦不假蓋有求於諸侯耳豈真有意於鄭也  
與齊僖亦不假蓋有求於諸侯耳豈真有意於鄭也

#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

柩必彭及公穀作郟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柩易







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荷氏曰巡符祭天當沐浴繫齊以致其敬故止共葉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祔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莊氏曰成王營王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和公宣王母弟封鄭有湯沐之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周有千八百諸侯若京師之邑不足以容注氏曰王制謂方伯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則方伯

集解云推其意蓋如此春秋誅意此類是也

之外他諸侯無可知然定四年祝鮀言衛取有闕之土以共王職取相士之東都李氏曰湯沐之邑亦以朝宿湯沐之邑方廬陵李氏曰湯沐之邑何氏以為四井為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何國凡為邑廣四百里方四里取足舍止共十穀是則諸國皆有矣范氏以為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則諸國皆有朝宿之邑秦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為是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賜何以不可我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扶又能巡狩矣社氏曰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祔易辭以有求也范氏曰旦王室微弱無復用是見鄭方嶽之會諸侯驕慢亦廢朝觀之事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祔者祔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趙氏曰入祔之義與歸入之入同言不當入與用兵之入不同邑者先祖所受



命於天子而以與人之辭也其罪著矣陳氏曰入未言  
我者言我交我之與人之辭也其罪著矣陳氏曰入未言  
吏治其地而主之也書入於魯之邑來諸侯不朝天子  
不當受而據有之也東遷以之邑來諸侯不朝天子  
無復巡狩遂各以其所歸魯之邑來諸侯不朝天子  
伯輸平之則先釋秦歸魯之邑來諸侯不朝天子  
許其辭則先釋秦歸魯之邑來諸侯不朝天子  
人祖所先王之罪而猶未將欲取之也鄭公所以未  
先魯隱問齊於宋以成敗將欲取之也鄭公所以未  
使魯隱問齊於宋以成敗將欲取之也鄭公所以未  
田於魯見鄭莊為小人之罪而猶未將欲取之也鄭公  
嘉呂氏曰鄭謹龜陰不言入蓋鄭謹龜陰不言入蓋  
也此言入則非我龜陰不言入蓋鄭謹龜陰不言入蓋  
末見以訪易許之是時也左氏言則非魯許則非魯  
然其歸則約之固也觀今時也左氏言則非魯許則非魯  
故姑緩之既而桓公觀視許田矣特以許田求於魯  
於魯左氏以拒敵故歸言而謂之易也萬氏曰鄭始  
於結魯以拒敵故歸言而謂之易也萬氏曰鄭始  
故賂魯以拒敵故歸言而謂之易也萬氏曰鄭始  
謹龜陰本我之也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

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孟子謂子曾不得與燕  
氏曰鄭謹龜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  
人之易許而歸陰書來歸此亦書來歸蓋鄭莊貪魯  
龜陰雖其義利不侔而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  
使入之歸也故皆書曰來歸美惡不嫌同辭然此年  
書入以云齊亦欲之按書我  
旦公羊云齊亦欲之按書我  
者言魯入爾而齊事乎  
附錄左傳夏虢公忌父始作鄉士于周○四月甲  
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  
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 辛亥宿男卒

穀梁傳宿微國也未  
能同盟故男卒也



禮記檀弓曰  
死諡周道也  
而諡金也

札雜記匡陳  
曰敢告執  
事者內事  
不敢直君  
身也謂之  
不祿者言  
死不享其  
福也

曲禮云天子不言  
出諸侯不生名

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

於木上禮也之禮氏曰故無所名象氏曰王一人而已可

不名諸侯衆也鳥得不名趙氏曰諸古者死而不

諡不以名為諡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諡禮注

曰書稱堯舜禹皆不諡名至商湯始不稱名大戊

武丁稱中宗高宗則不諡名但至周而文

始備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

春秋之時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

終雖五霸強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

尤筆之也注氏曰諸侯卒書名不惟別尊卑不以

名而書其名著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

之爾注氏曰宿男元年同盟杞與魯結昏而成公

卒不書名滕同伐秦而成十六年滕子卒不

名皆失未通而名著有所證矣注氏曰如此年蔡

失之故傳此象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

類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木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

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

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脩之也而孟子謂之

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參盟之始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

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受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

及五帝盟詛不及三上交質子不及二伯

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注氏曰齊侯尊宋使

齊鄭伐宋入郟入許則宋雖欲絕鄭而齊終不肯



禮記 禮運云孔子曰今大道既隱  
天下為家  
刑者也長曰刑  
質短曰刑

與鄭絕也張氏曰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  
三君其要質于神亦北以州大明國也然宋殤王之盟至  
僖公東之方大成國衛亦北以州大明國也然宋殤王之盟至  
修睦之事成鳩氏息有之圖而明年會防之為講信  
宋取邑視今日誓他盟誓之鳴呼春秋於瓦引手諸小反擠  
時又指天下石者正相以臨小言不復顧忌比諸小反擠  
數三君而書之日以謹之為傷卒平宋衛也廬  
而鄭不與何也蓋宋弱為進鄭退齊謀未息故也衛次大抵  
列國之念爭皆以強弱為進鄭退齊謀未息故也衛次大抵  
所則小國也傳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則宋衛次大抵  
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絕也其說精  
矣然鄭莊罔地齊以自強齊信亦資鄭以糾其說精  
尾屋雖以莊罔地齊以自強齊信亦資鄭以糾其說精  
於鄭人是以齊信陽尊宋而明齊信亦資鄭以糾其說精  
悟而信襄之小伯桓公之創伯皆原於此矣衛不  
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  
後有誥盟盟詛煩而約於妙劑亂然後有交質置音

口血未乾  
左襄九年  
諭盟  
左僖七年

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  
參盟書曰謹其始也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  
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  
而合諸侯於是乎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  
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東諸侯之交盛矣高氏  
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况京師近地而三國  
敢盟于此故周官鼓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  
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  
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  
私約也不繇由天子口血未乾音而渝盟者有矣  
注氏曰此盟齊皆宋元其末至於交質字猶有不  
年盟蔑盟宿魯皆渝盟其末至於交質字猶有不  
信者焉注氏曰隱三年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昭二十年宋華向取大子栾  
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



桓三年 晉命于蒲 蕭魚之會襄 十年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質冬公殺華向 春秋謹參盟善啓命美蕭魚之會  
以信待人而不疑也 命于蒲會于蕭魚春秋之端胥  
盟者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  
矣 家氏曰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國相盟者魯盟也今而參  
盟宋為首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國相盟者魯盟也今而參  
者莒入向無駭入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國相盟者魯盟也今而參  
伐也 宋為首亦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國相盟者魯盟也今而參  
宋為首亦無王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國相盟者魯盟也今而參  
三國會于正無王責在宋也春秋初年有石門惟兩國相盟者魯盟也今而參  
結於畿甸之近境其入視下王而刑牲歛血私相地也  
盟也 於畿甸之近境其入視下王而刑牲歛血私相地也  
春也 於畿甸之近境其入視下王而刑牲歛血私相地也  
齊也 於畿甸之近境其入視下王而刑牲歛血私相地也  
十也 於畿甸之近境其入視下王而刑牲歛血私相地也  
之積也 於畿甸之近境其入視下王而刑牲歛血私相地也  
無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焉此瓦屋之積也

###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不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  
何以日而葬不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  
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日卒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  
公羊云卒名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  
時舉蓋不須重言名史體當然不要立義  
附錄以齊人朝王禮也

浮公穀作包

###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左傳以成紀  
好也 公羊傳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則從不疑也  
梁傳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豈非安  
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已與臣盟豈非安  
也 氏曰浮來莒地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



陳誓 取毒 之罪也 魯取 浮未 曰非 不國大夫而 國君盟大夫 浮未之盟 欲也及與 可以見故 大夫之罪也

春秋 大 全 卷 三

十六

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趙氏曰莒小國若公則

夫皆誠公屈禮而與之盟是也陸氏曰非大夫敢盟公罪

公之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譏曰謙尊而光果

而不可踰德愈光居甲者人亦不能過隱公可謂

謙矣何以譏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侯多

益寡稱尺蓋物平施損過益不及以施於事稱物

與使得以均其施也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

豈稱物乎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曰高氏

雖小國入向伐把其力猶能及他國故公結以盟曰高氏

以下已而不明大夫義降諸侯公蓋不自失人君之體也

豕氏曰凡公與強國之諸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謂強

國之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  
諱公以此盟也齊魯莒晉處秋以來有未平之也  
必欲為此盟也齊魯莒晉處秋以來有未平之也  
前此紀人為之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謙  
患而不中於禮者為盟也○劉氏曰公羊謂實莒子  
則從不疑也夫公及小國君盟何不可言公及大夫  
者早稱乎穀梁曰可言公及耳若不可言公及大夫  
莒人即莒大夫盟何故稱人耳若不可言公及大夫  
人及晉處父盟何故不曰及晉人乎

# 螟

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高氏曰書

螟者三隱二莊一食為命故有災必書高氏曰書

後者二年不然而豈無公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

附錄 君釋三國之圖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











朝于王所者二  
共于八年

歸服者一  
葬者四  
定五年石尚來  
歸服

隱元年宰嚭來  
歸伊子之賜之元  
年叔服會葬僖  
單成風卒五年  
帝叔歸舍且贈石  
伯會葬二霸三葬  
共為四也

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  
其斯以為不正乎孫氏曰桓王復又武之業反同列  
國之君使使來聘桓王之為天子列國是甚道理  
諸侯不朝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天子列國是甚道理  
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成公十年朝于王所者二  
年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年朝于王所者二  
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鞮會葬故不數然教亦吊喪  
不至蓋據經文如京師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急  
無弔喪之文故併及之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急  
慢不臣可知矣盡天王來聘者七  
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季子錫命者三莊元  
僖三十七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錫命者三莊元  
叔文元葬年伯伯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  
成八年召伯伯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  
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手君  
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  
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  
已焉爾矣高氏曰前年臣伯來聘而戎報伐之諸  
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張氏曰隱公十年  
之問宰嚭比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胄  
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禮不行  
於王室春秋之隱公之使立既不稟命於周宰嚭  
矣注氏曰隱公之使立既不稟命於周宰嚭  
接踵魯庭而不類見於平武氏子來求聘又祭伯  
奔喪會葬及桓王之即位又不出覲而奄然受聘  
之兩聘接滕薛之旅朝終其出入覲而奄然受聘  
于京師苟曰歸而聘惟隱桓之若何比歲隱不克終  
春秋錄王臣之積蓋有由矣世最數隱不克終  
負大惡不善之積蓋有由矣世最數隱不克終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不時也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 震大雷雨

左傳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上以雨往為霖平地尺為大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上以雨往為霖平地尺為大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上以雨往為霖平地尺為大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上以雨往為霖平地尺為大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上以雨往為霖平地尺為大如之書時失也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注氏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高氏曰大雨震電者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大雨而又震電也

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何氏曰雷電陽氣也而聲曰雷無聲曰電周之三月兩當陰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雷未可見而大兩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日者一月歷月者時歷時者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變文為異平地也七天聖者盛陰之氣大然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于暈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庶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高氏曰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詞夫天反時為災矣人反德為亂隱公以讓國為名乃從事兵爭矣而弗敬也利將反為害親將反為賊天之敬戒深矣以震經無霖字傳及於無電字傳誤耳又云雨三日以徃為霖平地尺為一人雪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而已且非可怪者也

而巳且非可怪者也



挾公穀作俠

# 俠卒

公羊傳挾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挾者所  
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  
不成爲君也杜氏曰俠魯大夫未賜族王氏曰凡爵  
未至大夫謂之微者不列於春秋苟列則大夫矣

# 夏城卽

左傳善不時也  
注氏曰卽魯邑

城者禦寇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未都不過  
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禮記坊記制不固不  
百雉家富魯嘗城費私城卽其後復墮許規焉  
曰襄七年城費定十二年墮卽墮費今按城不度可知則城  
卽不見於經然經書墮卽則城不度可知則城

林昏方丈暑三  
堵曰雉之長丈  
高天百雉三夏

凡王卯已下在莊  
二十九年語也  
裁謂之板幹

禮而非制矣凡土功能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

昏正而裁才代反日至而畢時也注氏曰龍見謂

火見謂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

興作日至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隱公城

中丘城卽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

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乘板幹稱畚築程土物

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

功命日不愆于素林氏曰財用築作具也分之使

而平之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稱量其輕重取土用

後爲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







不至在傳注不  
聖王職

書云四征弗庭  
葛氏曰弗庭  
弗柔庭者

地曰會九十二皆非以地剋期而往朝于天子耳春秋  
書會九十二皆非以地剋期而往朝于天子耳春秋  
九夫一人會者四通諸一大夫會者二則會于外會者三則會于外  
始會吳黃池為春秋之終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  
則以會防為春秋之終始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  
伯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  
信脩睦之從吳而私謀以則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  
會于蕭魚晉悼公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  
禮囚禁暴偃兵息民以不戰而屈楚推至誠以待  
會為一經之特筆可謂彼善於此者矣左傳稱宋  
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  
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接曰以  
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音陵之舉  
不及是矣王氏曰齊桓忍陵之師雖非王命然仗  
最善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

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一邑歸諸巴奉  
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  
其文以此命為之討罪乎若實奉王命而討不庭  
明年伐宋必異其文不應依常例書伐張氏曰魯  
隱自六年受輸平八年入防之罪加於宋則與宋故  
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王防之謀所以為明年  
有宋之名其地也左氏特假此名而防之謀所以為  
伐宋之知鄭也左氏特假此名而防之謀所以為  
此殊不鄭也左氏特假此名而防之謀所以為  
則宋之知鄭也左氏特假此名而防之謀所以為  
背宋之知鄭也左氏特假此名而防之謀所以為  
合鄭既歸之盟與公連謀為鄭伐宋也隱公得則  
以伐人之謀故諸侯爭與之盟宋與齊之謀而魯鄭  
又與之謀故諸侯爭與之盟宋與齊之謀而魯鄭  
又為同盟今魯而於歸防之利齊皆在屋之盟將  
連兵以伐宋內揣故相與假王命以與諸侯春  
秋書會于防誅始謀也霸者狹天子以命與諸侯  
防於此廬陵李氏曰謀也霸者狹天子以命與諸侯  
八防於此廬陵李氏曰謀也霸者狹天子以命與諸侯



附錄

左傳北戎侵軼我鄭也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  
冠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懲貪而  
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  
遇覆之前速奔後者不祝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  
戎人師大敗奔十月祝  
甲寅鄭人師大敗奔十月祝

戊桓王十年 齊僖十八 晉哀五 衛宣六 蔡  
辰七年 桓二 鄭莊三十一 曹桓四十

四陳桓三十一 杞武三十八  
宋殤七 秦寧二 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祭且盟于  
為師期 陳氏曰東遷之後諸侯專征小者修怨大者  
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于中丘而後  
侯之師始衡行天下 汪氏曰防之會魯始與齊謀伐

宋之舉至中丘之會復階鄭合謀而夾出師之期  
備錄之著伐宋之兵所由  
合也以此乃直書而義自見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公羊傳以此公  
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 賤焉為賤隱之罪人也故終  
鄭稱人非卿也鞏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左傳云羽父先會  
奔侯鄭伯伐宋  
杜預言先會明非  
卒期釋鞏之  
去族

鞏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  
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  
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  
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  
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鞏去族  
不稱公子誅也終隱之篇皆去其族隱之賊也至  
桓而書族以明其與桓同惡也書法明甚或者乃



以為與無駭挾同例其可得而例觀乎陳氏曰會  
稱君伐稱人略之也高氏曰齊侯鄭伯張稱人者  
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惡之公元  
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  
旦以兵加之始為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為鄭謀不  
又欲得宋利也唯知貪利不復顧義也王氏曰謀  
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敗必逐反管也須反

#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莪壬戌敗宋師  
于菅穀梁傳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程子曰不言戰  
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孫氏曰公與  
鞏傾眾悉力共疾于宋又決辰而取之二邑故君臣  
並錄以惡之禮氏曰菅宋地也

#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方傳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

杜氏曰郕防宗  
二邑鄭入之以歸  
于我也鄭取郕  
防歸于我不書鄭  
幾不在鄭書取  
濟西汶陽田而歸  
于我不書晉幾  
不在晉

已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禮也  
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禮也  
不日此何大以日一月而存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取  
甚之外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內何春秋錄內而取  
於外也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  
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程子

內太惡其辭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  
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

者若成公取郕襄公取邾昭公取郕皆覆入之邦  
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

郕取防直書而不隱也何氏曰內取邑常書陳氏

利之辨苟以為利善焉取而已是故郕防善取幾  
不在鄭也濟西書取汶陽善取邾田書取譏不在  
晉也必若鄭伯欲易許田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  
然後可以言來歸焉爾











有交質之惡周人異號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  
 不見禮八年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鄭又  
 以齊朝王左卿士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  
 伯為旋王左卿士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鄭  
 以誠也十一年之敗宋入許傳又曰君謂詩非有來鄭  
 師之詞也卒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後志亦得  
 滿而有緇葛之戰矣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後志亦得  
 其事而有不究其情是此說據經為谷若討違王命  
 為鄭伯之不究其情是此說據經為谷若討違王命  
 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  
 鄭大國於討何難哉國伐之曰戴鄭所與也而齊  
 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而小國無以措手是臨於  
 此卿曰吾入矣諸侯專兵而小國無以措手是臨於  
 吳氏曰蓋自五年衛入秋而後鄭以服屬於齊  
 為衛之與莊氏曰入春秋之始兵爭服屬於齊  
 是年之尤甚者也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擾木有  
 又借蔡伐戴鄭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而宋擾木有  
 足且借齊入却一莊又圍戴取三國之師而宋擾木有  
 黨與戰國之殺人盈野暴骨如芥非於此矣此春

秋之所以始於隱公也此春秋

已桓王十有一年于寶曰十盈則更始以

僖十九年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

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

宋殤八秦寧四

楚武三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左傳春滕侯薛侯來  
 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請於薛侯曰君與滕  
 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  
 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實有禮  
 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侯不  
 與諸任齒君若辱既寡人則願以滕君為朝于薛侯不  
 之乃長滕侯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  
 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



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  
植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程子曰諸侯雖有朝正也  
禮而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觀獨相率以朝魯得  
為禮乎杜氏曰薛奚仲之後夏所封國在魯國薛縣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盥

有反坫下念反格庵趙氏曰諸侯與鄰國君相見

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亦反坫於坫上

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為賓三辭三揖諸侯相見

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趙氏曰

必有婚姻之好疆場之理故王老不絕其交焉周

氏曰大戴記朝事篇亦載諸侯相朝則有往復然謂之

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

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諸侯放恣無禮

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

其禮汪氏曰滕朝者四祀紀朝者各七曹小和朝

各一魯皆或屢往而不納以歸晉見止者一至河

乃復者五定公亦無益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

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永嘉呂氏曰魯之

其甚者則朝遠夷之君而齊晉未嘗朝魯也魯之

所受朝者滕也和也薛也杞也曹也魯也夷狄之

附庸而滕和薛杞曹未嘗一受魯之朝也蓋齊晉

與魯也楚則所畏也滕和薛杞曹則土地狹隘而

者無有成公立十年八年如京師者一而如晉者四

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齊聘者五晉

聘者十一宋衛聘者各四楚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

殷  
也



譏旅見也禮記魯子問諸侯旅見天子注旅非天

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

志荒矣劉氏曰兼言之譏旅見非禮也非天子不旅見

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禮也晉侯使荀爽來

有南面之朝而君不能識其非禮也凡諸侯受之非已

獨驕也志荒矣死而不朝亦宜乎識其非禮也曰凡諸侯受之非已

年書之若穀薛偕至而朝禮同不日行禮也累數之若軒

薛相率以朝薛偕至而朝禮同不日行禮也累數之若軒

高氏曰同受天子高氏曰同受天子

有同列來朝而班有同列來朝而班

伯如紀亦朝禮書伯如紀亦朝禮書

則朝禮也則朝禮也

行朝禮也行朝禮也

棄朝禮也棄朝禮也

侯者春秋主魯書魯侯者春秋主魯書魯

#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王臣及大夫來聘聘皆志之何也茅堂胡氏曰諸侯

不聘或朝或不朝不聘或朝或不朝

合於中聘世朝之禮合於中聘世朝之禮

于策以見後世于策以見後世

正之亦為見後世正之亦為見後世

與諸侯無事諸朝與諸侯無事諸朝

謂天子無事諸朝謂天子無事諸朝

杜注鄭地也

#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公穀夏字下有五月

長授兵于大宮長授兵于大宮

以走子都以走子都

伐宋為鄭地伐宋為鄭地

齊魯之君而借其兵齊魯之君而借其兵

二皆不致隱志讓乎二皆不致隱志讓乎



意而畧之也

#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入許  
 盈取鄭伯之旗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遂入許以螫莊公奔衛齊侯以許君登矣  
 共故許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命寡  
 與聞乃與許人唯許人鄭伯使許君實不  
 寡入寡人唯許人鄭伯使許君實不送於  
 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劍其口於  
 能父有許手若寡人其奉許叔以死之  
 獲也佐許公復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  
 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  
 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處此不惟亡之  
 祀許乎寡人使之公孫獲處此不惟亡之  
 固吾國也乃使公孫獲處此不惟亡之  
 無冥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色於此

既厭周德矣吾孫曰夫其序乎夫許大詰之亂也  
 乎有禮之經而國家定往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刑而無射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段行  
 雞以刑以射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段行  
 治民將何益矣程氏曰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  
 先書會伐後書入也社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  
 氏曰許穎川許昌縣也社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

##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

者鄭之專功特以借齊魯兵力以伐齊而讓於  
 爵尊為之主兵既入許而鄭莊陽不有以同功  
 齊侯以克許為功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  
 克許非已克許而不敢受乃以讓魯魯又  
 辭竟得遂其貪土地之志書許君之弟奉其宗  
 奔他國鄭雖專有其地而善辭何善也爾書及  
 不絕其祀也入者亡國之善辭也爾書及則  
 為猶愈於取其土也高氏曰魯既為鄭敗宋師  
 入許者公所欲也為鄭入許蓋由歸防之故也



氏曰前之伐宋鄭助魯以取二邑今之入許魯助  
 鄭以奄鄰壞稱及志公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  
 及者目公主之也書公而齊鄭稱人則後世  
 公及微者故目其爵所以約其訊之義始書會  
 入而不在稱爵也盧凌李氏曰春秋一會盟皆  
 而後書事惟此年及桓二年會武父至伐宋則  
 著與外之志也桓十二年會曹夏伐鄭則仍書  
 列與此桓十年六年會曹夏伐鄭則仍書會非  
 魯之所欲矣此可以見書法之謹也又曰許姜  
 天岳之商在穎昌長社與鄭為隣鄭又併吞之  
 久矣待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  
 內結許內臣矣未幾齊莊公薨許叔因制許入  
 於鄭許內臣矣未幾齊莊公薨許叔因制許入  
 從於是鄭許內臣矣未幾齊莊公薨許叔因制許入  
 楚人無復中國之侵無能為也及晉侯以諸  
 心三國悼有荀榮之伐平有荀復之侵以諸  
 以三國悼有荀榮之伐平有荀復之侵以諸  
 鄭自存矣故成十五年許城越後二年遷於  
 以遷存矣故成十五年許城越後二年遷於  
 又遷存矣故成十五年許城越後二年遷於  
 之手是則今日之遷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開端也

左傳注疏是也

首謀在鄭書公以及母隱公即位十有十年天王  
 乃春秋惡黨惡之誅數隱公即位十有十年天王  
 遣使來聘者存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  
 不奪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附罪二也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邾為鄭而  
 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  
 傳之先祖而取部及防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  
 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音者人臣  
 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  
 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拚矣使隱公者  
 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  
 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



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境不獨在內而可哀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曰不書故許男奔衛公奔

附錄左傳王取鄂劉蕩邱之郟于鄭而與鄭人長亂階也禮是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而互氏

如書宋人量師宜也懷附長以之書不夏境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二月壬辰入甯

邑莒也

吾將授之請殺也營菟裘吾將以求太罕公曰為其少故也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牙堂胡氏曰

長其所從來遠矣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隱桓之

母者妾耳桓幼而非所當立者而使長嗣不取安其

幼之序屬意於非國惠公之罪也晉平公寵少姜

位乎故曰致隱讓國侯往弔則固辭曰非仇儷也

由制夫人之服及諸侯之元妃卒寵妾終不敢正以

為夫知春秋時邦君之元妃卒寵妾終不敢正以

子為嫡也審矣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

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

來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東萊曰

被即授何謂將授當營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則

決之在戎又安有所謂將即營何謂將營進退可否則

氏曰君需者事之賊故曰致桓弒君隱公之失也

問曰不容髮隱而果讓以桓凶禍福之幾授之幾

不讓桓則宜急殺之而桓有越起孤疑之意使少緩

乃當危疑則宜急殺之而桓有越起孤疑之意使少緩

以規其跡而動於惡彼聲之兇逆見利而不顧其

則弒隱之謀進矣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

必以實書牙堂胡氏曰書羽父使賊其曰公薨者

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牙

善惡稱其惡况君父子於君父仲尼作春秋然後於魯公

當隱諱其惡而不忍道者仲尼筆削舊史斷自

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

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劉氏曰魯史一官

之法聖人之志以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



之忠張氏曰書君薨必詳其地以示正終不地者  
 氏曰若書曰公薨于高氏或桓之罪非徒不討也  
 世無由識之矣汪氏曰或桓之罪非徒不討也  
 公作弒者不通春秋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弒之  
 記禮者不通春秋明堂位魯君臣未嘗相弒之  
 不書葬者隱君弒臣子常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讐  
 皆書葬者隱君弒臣子常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讐  
 故賊未討則不葬臣子常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讐  
 結其葬以見臣子之不忠考而忘君父之讐也  
 非聖人莫能脩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  
 書葬則服不除寢苦如占枕戈曰傳也桓弓子夏  
 之何子曰寢苦也枕戈曰傳也桓弓子夏  
 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陳氏曰春秋之  
 二公所同也天不葬也則魯何忍言之故書葬也

則臣賊子之獄具矣高氏曰君終不於正寢而  
 他處則著其不君所以深罪而忍言焉是無臣而  
 知其為弒也矣君所以深罪而忍言焉是無臣而  
 書薨而弒也矣君所以深罪而忍言焉是無臣而  
 時預弒之也又使臣子得立為君皆其心也  
 乎弒也一夫時臣子得立為君皆其心也  
 猶不葬也夫時臣子得立為君皆其心也  
 長隱之也夫時臣子得立為君皆其心也  
 位君魯以奉周立公之使隱公曰長自處請命天子  
 志自謂為桓而隱立竊讓國之曰長自處請命天子  
 與其歸政而隱立竊讓國之曰長自處請命天子  
 分不歸政而隱立竊讓國之曰長自處請命天子  
 春秋陸氏曰教梁謂十年然則有身國者不見其  
 不有以乃聖人罪也高氏曰年無正正者非隱當  
 自不之乃聖人罪也高氏曰年無正正者非隱當  
 公後布政公欲讓桓子若政不諸侯也告朔曰廟  
 而後布政公欲讓桓子若政不諸侯也告朔曰廟  
 隱十年無正書春而無隱月者六非皆事也王曰  
 月所不能正也書春而無隱月者六非皆事也王曰  
 以後無正月定元年以正隱月者六非皆事也王曰  
 不有其位欲授國於桓以召亂定得國於季孫意



如故或正其始而不正其終或不正其始而終正  
之各因其事以前黨於宋自六年以後黨於齊鄭原  
年自即位雖以前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而於諸  
其即之位以次當元年盟隱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我  
大夫之拔已故元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安也  
雖然自安而後隱大夫皆專迭見於無駭鞏師之  
矣輸平以盟入務入許無所不至而有為氏之禍  
而棄宿之盟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  
使隱公初立必屈已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  
分自定又何必屈已於諸侯委權於大夫以成後  
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國之賢君未之見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書葬不為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弑  
君欲人不知故歸罪於為成喪也非也桓潛謀弑  
以自祭

經世  
撥亂  
莊子齊物論  
至  
筆  
哀

右隱公十有九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  
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世不易之大法  
舟陽洪氏曰三代冬立一王之禮其未嘗  
有弊春秋經世之法通萬世而無弊其詳

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休元為  
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  
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  
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  
倫不可廢也與邾伐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  
知以忠信誠慤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木叔出  
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  
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朝仲子而冢宰書名則  
知未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也祭  
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臣義無私交而朋黨  
之原不可長也公子重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



此皆論正朔  
年之事

書五政

此皆專論正朔  
因革之是非也

說卦

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愆也苦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即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克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巳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允正秋也以允為正秋則坎為正冬必矣今以亥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

此皆專論夏  
時冠周月之律  
禮記曾子問

政者二門  
說苑

周人以建子革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汪氏曰商與秦未嘗改以詞害意可也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于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王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于一也前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異道人異論百家殊言指意不同是以今師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



公羊

從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唐書李德裕  
 矣在於辨詳臣之和正貞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  
 周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  
 憂不哉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  
 後禮記王制變禮易樂者為畔畔者君討此國  
 政之歸于一也茅堂胡氏曰典禮賞刑四者春  
 守其法出於朝廷而百司遵守於內而不敢違牧  
 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  
 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前漢書王吉傳  
 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一切蠲  
 自任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  
 朱刑罰無極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  
 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

得已而要盟者汪氏曰如紀侯盟黃後七年為  
 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軟血果何為也後十  
 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此  
 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微民彝泯  
 亂若宋殤之於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  
 為利爭不勝計也事見左傳隱公二年僖而莊  
 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  
 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  
 為義勝怨也汪氏曰齊僖公於夷仲年不能以  
 義斷恩卒有無知之禍宋景公於



周禮 天官冢宰 掌建 邦之 六典以佐 王治邦 國一曰 治典 二曰 教典 三曰 禮典 四曰 政典 五曰 刑典 六曰 事典 是也 此節 專論冢宰 未賜 之非

母弟辰八公子地不能以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 恩掩義卒致入蕭之畔 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 大宰 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賜 及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 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 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咎 及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歸其位而 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 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當為冢宰 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

此節專論人臣 和交之罪

此節專論大 夫之葬或書日 或不書日以見 其有罪無罪之 故也

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唐書李德裕 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光馬 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 小人有互相朋 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 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 嘗請命王法所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認 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 氏來詎不稱爵莊二十三年 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 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 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 羞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 公子以貴賤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於王 戚







不九事舉大也卷之三

去置不許夫

以備諸世久其法備又五又入等其主不為其夫  
其法備又五又入等其主不為其夫  
其法備又五又入等其主不為其夫  
其法備又五又入等其主不為其夫  
其法備又五又入等其主不為其夫  
其法備又五又入等其主不為其夫



